

韩启民著

年轻的时候

华岳文艺出版社

冀中文丛

冀中文丛

年轻的时候

韩启民 著

华岳文艺出版社

冀中文丛

顾问 史立德 刘 沙
主编 冉淮南
编委 刘 绳 王 伟
任彦芳 朱海燕

冀中文丛
年轻的时候
韩启民著

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7.75印张 4插页 154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000

ISBN 7—80549—125—9/I·86

定价：2.55元

《冀中文丛》序

冉淮南

此丛书计二十本，所写均系冀中抗日斗争。冀中抗战，以其光荣业绩，早已为世人所瞩目。冀中军民优秀品质的展示，实属达到了一种极致。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不仅属于冀中，而且属于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。

这套丛书的写作与出版，意在发扬这种传统。可以断言，此传统可与日月相辉映，定然会被后世所继承。这样，作者和编者的劳作，也就不无意义，也就感到欣慰了。

一九八八年一月

目 录

-
- 一 两个大家庭…………… (1)
 - 二 家里出了个疯哥哥………… (6)
 - 三 童年听到的故事………… (10)
 - 四 苦难的人们…………… (16)
 - 五 人生的觉醒…………… (23)
 - 六 为了上学养蜂去………… (29)
 - 七 战争来了…………… (33)
 - 八 初上征程…………… (37)
 - 九 姐妹们…………… (43)
 - 十 王盘事件…………… (47)
 - 十一 白塔惨案…………… (51)
 - 十二 路西学习…………… (57)
 - 十三 韩朝新…………… (61)
 - 十四 郭陆顺…………… (68)
 - 十五 你家在哪里…………… (82)
 - 十六 抢渡溢阳河…………… (86)
 - 十七 范大嫂…………… (89)
 - 十八 乔恒泰一家…………… (95)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十九 | 长锁不朽…………… | (102) |
| 二十 | 我的名字叫“如意” …………… | (109) |
| 二十一 | 丢纂轶趣…………… | (113) |
| 二十二 | 姚庄历险…………… | (117) |
| 二十三 | 搏斗…………… | (125) |
| 二十四 | 误会…………… | (130) |
| 二十五 | 走火…………… | (133) |
| 二十六 | 同甘共苦…………… | (136) |
| 二十七 | 小芝的死…………… | (139) |
| 二十八 | 伴侣…………… | (143) |
| 二十九 | 生儿育女…………… | (147) |
| 三十 | 进出张家口…………… | (152) |
| 三十一 | 思念…………… | (155) |
| 三十二 | 下基层…………… | (158) |
| 三十三 | 去西柏坡…………… | (165) |
| 三十四 | 领袖们…………… | (168) |
| 三十五 | 第一次违反纪律 …………… | (174) |
| 三十六 | 在国际舞台上…………… | (180) |
| 三十七 | 又见毛主席…………… | (187) |
| 三十八 | 当专员去…………… | (192) |
| 三十九 | 蔡大姐…………… | (197) |
| 四十 | 邓大姐…………… | (206) |
| 四十一 | 左了右了都不行 | (215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四十二 | 生活..... | (221) |
| 四十三 | 缅怀..... | (229) |
| 四十四 | 向保姆致谢..... | (234) |
| 后 记 | | (241) |

一 两个大家庭

一九一七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，我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顾家营村一个富农家庭。

顾家营是个有三百多户、两千余人的村庄，文化基础比附近村庄都好。当时全村有三四十个读过私塾的老学究，其中有七名中医先生，还有正在上着学的三名大学生，二十多名中学生，三十名高小生。小学生和粗通文字的人还要多些。但女子读中学和高小的很少，各有二人。

我们家算是比较有文化的，当地人总是敬佩地称我祖父为“韩秀才”。祖母生育两女两子后就早逝了。继祖母又生育两个女儿。父亲、叔父结婚后，分家度日。三姑、四姑出嫁后，还常常带着孩子来住娘家。三姑母是个很聪

明能干的人，思想比较进步，自修文化，能看书写信。姑夫在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下当兽医，姑母也常随姑夫到北平住住。

父亲念过私塾，教过私塾，还教过学堂，并在山西当过两年文书之类的小职员。母亲性格温柔，是典型的农家贤妻良母。父母共生育子女五人——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和我。大哥比我年长二十岁，中学毕业后在北平搞测量工作。二哥比我年长十岁，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。两个姐姐在幼儿时因患天花、麻疹而夭折。我出生后，父母因只有一个女儿，视如至宝。为了祝贺，特请要好的亲朋和邻居来家吃了一顿喜酒。母亲迷信，为了给我“冲灾”，不象两个姐姐那样再遭不测，还选择了本村女儿多的刘老木家做我的干娘。到我六七岁时，家中共有父母、哥嫂、侄女等九口人。

叔父念过私塾，在当时也算得上有些知识的人。叔母善良贤惠。长子中学毕业后在曲阳县邮政局当职员，次子和次女靠兄长薪水供给，分别在北平和保定读大学和女子师范。叔父家连同孙子女也有八九口人。

祖父母、父母和叔父母三家虽然分家各过，但二十几口人居住在一个十二间房的院子里，可以说是一个四世同堂、十分热闹的大家庭。相互间的经济生活、思想状况、处事为人都十分了解，关系比较融洽。特别是母亲和叔母，亲如同胞姐妹，十分和睦，从未见她俩拌过嘴，红过脸。影响这个大院欢乐气氛的，一是父亲封建家长制思想较严重，性情急躁，好发脾气，一不高兴就责骂母亲和二

哥，甚至摔打家什；再就是后来大哥患了精神病，使得家庭经济困顿，人人坐卧不安。

但父亲高兴时也常和家里人们一起说笑。有一年夏季的一个傍晚，他从张家营村赶集回来，带回三姑夫给三姑母的来信。到家后先进了自己的屋子，假冒姑夫“又及”的名义，提笔在信封背面写了几句顺口溜，走到院里高喊三姑：“道成，道成！”三姑出屋后忙问：“大哥，什么事？”父亲有意把嗓门提得更高，笑着说：“我带回了英才给你的信，你应当请我这义务邮差了。”并朝着正在院里择菜做饭和拾掇零活的母亲、叔母、堂姐、嫂子们说：“我给你们念一段英才的来信。”三姑急忙上前抢信，父亲一转身躲开了，于是拉着长声说：“信曰：趁时兴，趁好看，弄成个鸡窝我也喜欢（意思指三姑剪成了短发）。”

逗得院里的人都大笑起来。

三姑红着脸，一边抢信，一边说道：“偷拆别人的信犯法，应该罚你。”待她夺过信一看，原来并没有拆开，信封背面的字迹是大哥亲笔所写，便也不示弱，灵机一动，对着大家说：“我也给你们说段顺口溜，叫作：‘性子急，发脾气，人们见了都远离（意思指父亲脾气不好）。’”堂姐和二嫂还添油加醋地说：“三姑，你应该写在纸上，贴在你大哥门上。”叔家大嫂便指着堂姐和二嫂说：“你们别多嘴啦，人家兄妹俩是学着苏东坡和苏小妹对诗呢！”这句话又引得大家笑起来。

在这个半封建的大家庭里，祖母、母亲和叔母勤劳而

善于理家，总在一起盘算和谈论怎样种好地，喂好猪，过好日子。父亲、叔父，特别是兄长们放假回家后，常常高谈阔论国家的一些事情，什么蒋介石腐败无能啊，军阀派系斗争啊，东三省沦亡啊，义勇军抗战啊，孙中山三民主义啊，保定和北平的学生运动啊，男女平等啊，还谈论岳飞、文天祥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等人的诗文以及耳闻目睹的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事情。

父亲和叔父有时还邀请他们的同窗好友到家里饮酒对诗，吟词谈赋，我们看了非常羡慕，从小就产生了一种追求文化知识的欲望。

我七岁的时候，父母把我送到离家十里路的外祖母家——北王力村上学。外祖父家姓霍，也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。我有四个舅舅，都分开了，每家都有一百二三十亩地，并雇用一個长工，日子过得很殷实。每年麦收和秋收，舅舅都给外祖母一定数量的粮食，平常给些零花钱，还雇一女佣人照料老人。我去后同外祖母、女佣人生活在一起，到晚上，和我同班学习的三舅家表姐与我们同住，四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。外祖母思想比较开通，有爱国思想。她很会讲故事，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，从中受到很多教益。有些故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外祖母很喜欢我，但要求也很严格，除了督促学习外，在生活上还教我自理自立的本领，洗衣、做鞋都让我自己动手。外祖母除给我交纳学费书费外，从不给买零食的零花钱。表姐们都可怜我，当见到外祖母出去串门时，就从外祖母的钱柜里偷铜板给我。我一面掉泪，一面拒绝，

认为偷钱不光采。但想到父母无力接济，心里又很难过。表姐们硬是把钱塞到我手里，还教我放好慢慢花用。但与我年龄相近的三个表弟，对我却很不客气，加上我的个性和自尊心较强，在一起玩耍时，常常吵起架来。他们说：“不在自己家，到我们这里来还发横，有志气回你家去！”这些话对我刺激很大，常常气得哭起来。有两次见到母亲来外祖母家，我就哭着要求回家，经母亲一再劝导，我在外祖母家总算坚持读完了高小。

舅父母对我都很爱护，尤其是三舅母，性格刚强，为人正直，敢说敢做，好打抱不平。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”这句话是她的口头禅。她尊长爱幼，对外祖母很孝敬，对自己的孩子管教很严格。她对待我就象是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总觉得我七岁就离开父母很可怜，所以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对我倍加照顾。她对周围的乡亲也是如此，谁家有困难，都尽力帮助。哪家内部或邻里之间发生纠纷，她都热情调解，对于不对的一方，直言批评劝告。所以邻里乡亲对她都很尊重，有什么事情，都愿找她帮忙。我三姥姥家有个儿子吸鸦片成瘾，三舅母硬是把他拢到自己家，对他开导教育，生活上百般照顾，使他戒掉了鸦片。有个长工的母亲病了，无钱医治，三舅母听说后，就送给长工四块大洋，让他去给母亲治病。对她这种助人为乐的品德，乡亲们纷纷称赞。这样，我也就对她更加敬佩，从她那里得到许多好的教益。解放后，她常随在外工作的女儿一块住，一有机会我就去看望她。她虽已病故多年，但我对她总有怀念之情。

二 家里出了个疯哥哥

大哥韩荣桂，聪明好学，中学未毕业时父母就给他完了婚。嫂子是本村的吕小全，虽不识字，但纯朴善良，夫妻感情很好。

大哥中学毕业后，父亲托在北平混事的大姑夫给他找到一个测绘员的工作，每月薪水三几十元。除留下自己低标准的生活费外，其余大部分寄给父亲。有时返乡省亲，他还暗地把自己节省下的钱交给大嫂。

父亲发家致富的思想较重。他把大哥挣的钱积攒下来，省着买地。过了六七年，就买到河滩地和次地五十多亩。父亲存有“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”的侥幸心理，总希望有朝一日磨河改道，使河滩地变成良田，自己成为更殷实的富农或地主。到我六七岁时，父亲已由四五十亩地发展到一百二十亩了。

在日子过得正兴旺的时候，大哥突然患了精神病。他一言不发，手持佛珠，见人就跪下磕头。患精神病的原因，据大哥所在单位介绍，是因为几个品行不端的人总想拉他去嫖窑子，吸白面，他不去，那几个人就时常攻击他。他不好言语，总生闷气，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，时间长了终因压力过重而致精神失常。我一向敬重的聪明能干的大哥，突然变成了一个不懂人事的疯子，对我幼小的心灵伤

害很大，不知有多少次难过得掉下眼泪，同时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。

为了给大哥治病，父亲带着他跑遍了北平、天津、保定的大医院，先后经过了几十名大夫的诊治，服用了不计其数的药物，但病情不见好转，并且越来越重，整天东跑西颠。这期间，父亲、母亲和大嫂的主要精力，都用在了求医找药和看守疯哥哥上。一次没看住，他跑没了踪影，这可急坏了全家和亲友，就分头到周围村庄和保定、北平、天津等地寻找，没有找到。后来父亲和三舅又到河南、山西等地寻找，结果过了半年才在山西的一所寺院里找到了。治病花钱，找他又花钱，短短两三年，就卖掉了五六十亩地。父亲面对家庭的兴衰常常哀叹：“成也是疯子，败也是疯子。”大哥为家庭的中兴确实立了大功，但家庭的衰败也是缘起于他。在当时看来，这样说自然也是对的。而现在回顾起来，就深感父亲对问题的认识过于肤浅了，那个时代被逼疯的何止大哥一人，被逼疯的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啊！

为治大哥的病，父亲又卖掉了三亩地，买了大量的中医药书，并告诉家人不许打扰他，决心集中精力从中医药书上学习、寻求和研究治疗精神病的方法。父亲苦心研读了三个月，就开始给大哥开方治病了。大哥吃了十服药后，病情见轻了。吃了一百服药后，大哥的病竟然好了。由此，父亲治疗精神病的名声大震，周围村庄患有精神病的人家常来请他去看病。父亲深深体会到自己儿子患病之苦和治病之难，凡是请他治病的，不分贫富，从不怠慢，都

是认真负责地进行诊治。尤其是对穷苦人家更加体谅，除初诊时接他外，复诊都是自己主动登门，从不吃病家饭，不喝病家酒。当病家给他准备酒饭时，他总是婉言谢绝，说：“你们请我吃一顿酒饭，就可以给病人买几服药，万万不能这样做。”病家听了，十分感激。

经过父亲的精心诊治，有许多精神病人痊愈了。病家为表达感激之情，每逢年节都来给父亲拜年，富有人家还带着糕点酒肉等礼品看望父亲。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“治疗精神病的拿手先生”。

大哥的病好了，全家十分高兴。虽然家庭经济衰败了，日子过得很紧巴，但全家精神舒畅了。这时，父亲又产生了让大哥外出做事，挣钱买地，恢复家庭经济，发家致富的念头。母亲和大嫂反对大哥外出，主张在家务农。而大哥呢，自感家庭为他治病花掉了半个家产，并且付出极大的精神代价，因此，愿意继续外出做事，好挣钱来弥补家庭的损失。于是父亲与大哥商定，又托人在广州找了个绘图员的工作。工作一年多，因对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不理解，看不惯人世间的黑暗，加上劳累过度，精神病又复发了。这时家里呢，由于人口多，劳力差，经济入不敷出，还欠下了几百元的外债。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，面对十几张要吃饭的嘴，舍不得再卖地了。他想让大嫂拿出自己存下的“体己钱”为大哥治病。可大嫂怎么也不肯，反而埋怨父亲再次让大哥外出做事。父亲很不高兴，但又不好和儿媳闹脾气，就指桑骂槐地和母亲发牢骚，甚至砸盆摔碗。大哥看到这些情况，受的刺激更重了，于是就发生了一场

更大的不幸。

一九三一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凌晨，大嫂突然喊道：“疯子跑了，疯子跑了！”父亲、母亲急忙去看，大哥确实不在了。他从门槛底下挖了个窟窿，钻出去跑了。父亲、母亲和大嫂忙把家人和左邻右舍的乡亲叫起来，几十口人分头到村里村外的各个角落去找。我在村南通向武安村的小道上，发现了大哥的鞋底鞋脚印，便顺着脚印走，一直到了一个井台边，脚印不见了。大哥跳井了！此时，那种说不出的难过，使我禁不住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我转身朝回跑，一边跑一边哭喊：“娘，大哥跳井了，大哥跳井了！”人们听到喊声朝我跑来，我述说了发现的情况。人们找来绳子和竹杆，先用竹杆在井里搅了几下，发现尸体就在井里。然后，下去人用绳子把尸体打捞上来。被精神病折磨七八年之久的大哥，终于与世长辞了。这时，母亲傻了，大嫂精神失常了。母亲一句一个：“可怜的儿啊，你坐起来跟娘说句话，你不能死，娘替你死吧！”大嫂死去活来地哭喊：“孩子他爹啊，你快醒醒吧，你带我们娘仨一块走吧！”两个孩子更是“爹、爹”的哭喊不休。乡亲们担心母亲和大嫂再出意外，淌着眼泪解劝，什么长寿短寿是命里注定啊，要想开啊，保重身体啊，好好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来安慰荣桂的在天之灵啊，等等。三天之后，家里人把大哥的尸体掩埋了。

大哥的死，使我悲痛万分，同时也促使我想了许多。想到大哥的患病和惨死，是黑暗社会所造成的悲剧；想到家庭的经济困难和无钱给大哥治病，与军阀混战也有关

系。我十岁的时候，因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人们纷纷逃往外地避难。我们全家逃到了望都县土良村。十余日后返家，家里被折腾得乱七八糟，农具、家具、炊具被砸坏了，粮食、被褥、衣服被抢走了。为了生活和生产，父亲就又把卖掉了一些地。如果用这些钱给大哥治病，大哥也许就不会死了。大哥一病一死，我读书也就没有指望了。

三 童年听到的故事

我从小就喜欢听故事，在姥姥家读书时，常常在晚上复习完功课后，缠着姥姥讲故事。寒暑假回家时，也常常要求父母讲故事。当父亲、叔父和兄长们谈论社会上一些见闻时，我也当作故事很入迷地倾耳细听。从听到的一些故事里我开始逐渐地了解着生活，观察认识着社会，思索着人生。这对我理解历史、语文等课程也很有帮助。

姥姥讲的故事有古也有今，有文也有武，有悲也有喜，有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也有劳苦大众、黎民百姓，有中国的，也有关于外国的，内容可丰富哩。姥姥讲起故事来，有动作表情，绘声绘色，给人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。我和舅家表姐还调皮地称姥姥是“故事大王”呢。

在姥姥讲的众多故事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《八国联军血洗大李各庄》。记得姥姥在讲这个故事前，还考问我和表姐：“你们知道什么是八国联军吗？”